

謝棟樑諸形無常序

形·意·中·和 —謝棟樑的雕塑藝術與思維

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美術史教授 蕭瓊瑞

出生在政治動盪年代的謝棟樑 (1949-)，1968年進入國立臺灣藝專 (今國立臺灣藝大) 的時刻，已經是臺灣戰後「現代藝術運動」由高峰轉向低迷的階段；而70年代鄉土運動的呼聲，也已然隱隱召喚。一年的藝專國畫組經歷，顯非意外，亦非偶然，這讓二年級後轉入雕塑科的謝棟樑，日後的作品，充滿了人文的想像與古老中國的俠氣。

謝棟樑對雕塑藝術的探討，最初從寫實的手法切入，且占去他生命中的12年時光；從1969年至1981年，多次獲得全國美展、全省美展，及臺陽美展的大獎，〈夜行〉(1979)、〈古道上〉(1980)、〈與我同行〉(1981) 等，都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。

謝棟樑的寫實之作，精準的人物比例、結實的骨骼結構、細緻的肌肉表現，在在展現學院訓練的高度成果；但其實更重要的，則是這些精確寫實的外表造型下，往往寄託了深刻、內蘊的意涵與喻意。如前提1980年的〈古道上〉，兩位男子抬扶著另一位受傷的男子，除了各自神態的細膩表現，以及三者動作所構成的力與美；同時，內容上展現的一種古道斜陽下的義氣，發揮了人性善良、敦厚的光明面，更是深刻感動觀者的關鍵所在。

而創作於同年 (1980) 的〈重生門〉，以高浮雕的手法，將一位壯碩的男體，壓縮在一個方形如門的框架中；完全不同的造型，卻讓人聯想起羅丹《地獄門》上的〈沈思者〉，那是一種介於人間與地獄、現實與永恆之間的掙扎與超越。

至於創作於1981年，獲得全省美展教育廳獎的〈與我同行〉，則是一位頭戴斗笠、身穿蓑衣的男子，帶著年幼的小孩，在風雨中勇往直前的景象。這些作品，都是在「形」與「意」的合一中，表現了藝術家生命中的價值與挑戰。

「形」、「意」的表現，也在更多寫實的個人雕像上得見，如：1996年的〈父親胸像〉，刻劃父親堅毅自持、昂首展望的神態；藝術家表現的優劣，與其說是在「形」象的掌握，不如說是在「意」象的表現，謝棟樑的寫實雕塑，正是最好的例證。

1981年，脫離客觀寫實的人物雕像階段，謝棟樑開始進入主觀變形的時期，以「簡約」、「拉長」、「壓扁」、「扭轉」等等手法，讓人物展現更具精神性的表現力；如：〈獨行〉

(1984)、〈茫〉(1992)，以及1994年的〈蒼茫〉與〈瞻〉等。在這些修長的人體造型中，流露出一股淡淡的孤獨與愁緒；人物遠望的眼神，似乎是對不可知的未來的一種茫然與不安。這些作品，也是1985年在臺北市立美術館、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，以及臺中市文化中心、宜蘭文化中心等地巡迴個展的主要面貌；其中〈瞻〉一作還曾參展1998年國立成功大學「世紀黎明」校園雕塑大展，並由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。

延續「變形」系列的創作，在1986年，又有「虛形」系列的誕生，人物更為扁平、乃至單薄，完全顛覆傳統「圓雕」的概念，以平面表達立體，為了增加空間感，也經常採取群像的構成；代表性的作品有：〈鄉下人〉(1986)、〈陽光〉(1986)、〈邂逅〉(1986)，以及〈望女成鳳〉(1986)等；其中的〈望女成鳳〉，顯然就是對愛女的深切期待，將她搭在自己的肩上，再拿一支長長的竿子，似乎要抓取一個位在高高之處的果實或希望。

1987年，謝棟樑又發展出「方形」系列，這個系列的作品，一方面一之前「變形」及「虛形」系列的扁平化，加入了巨型方形立柱的構成；另一方面，則延續之前「平面化」的人體造型，乾脆回到「浮雕」的表現，也就是將人物的正、側、反面，浮雕式的雕飾在方形立柱的不同面向，讓人物之間產生一種似虛又實、似分又合的有趣對話與矛盾；代表性的作品，如：〈訴與求〉(1988)、〈寬恕與懺悔〉(1988)等。

和「方形」系列同步進行的，是「圓形」系列。「方形」系列的浮雕，讓人容易產生較嚴肅的儀式感，及聯想起古代文明如：亞述、埃及的浮雕壁畫；相對地，「圓形」系列則給人較為圓融、活潑，乃至圓滿的感覺，也因此題材上也多與童年的回憶或家庭的愉悅、慈愛有關，如：〈星期天〉(1987)、〈慈〉(1988)，乃至2015年的〈同舟共濟〉等；形式上，有的是實心的圓、有的是透空的圓、有的則是幾個弧形的拼合.....，頗為多樣。

以上數個系列，也就是「變形」、「虛形」與「方形」、「圓形」等系列，風格、手法雖有不同，但人物的造形，基本上仍維持著「寫實」的原則；到19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，謝棟樑也發展出一批名為「抽象人物」的系列，也就是不再是寫實的人物再現，而是以簡化的抽象造形，表現出人物的意象、動作的韻律，乃至運動的速度等，如：〈空〉(1992)、〈飛天〉(1994)、〈靜瓶觀音〉(1998)等；這幾件作品，都是以片狀的圓弧構成，予人以「形」、「意」一體的感受。

90年代初期，謝棟樑開始取材一些知名的「歷史人物」，表現出這些人物忠肝義膽的史詩形象，代表性作品，如：〈關公〉(1993)、〈蘇武〉(1993)、〈包拯〉(1993)等。這些作品，謝棟樑運用鐵絲網的格狀質感，表現出人物衣裳的飄動與意氣之飛揚。

相對於「歷史人物」系列的強烈性格表現，稍後（1994）展開的，則是取材芸芸眾生的「浮生」系列。隨著年歲的增長與社會歷練的增添，對人性的瞭解也逐漸深化；人之為人，有其忠烈動人的一面，也有其軟弱可憫的一面，藝術家對這些人性的善惡，抱持理解、超然的態度，沒有憎惡、怨恨，只是旁觀、同情。

「浮生」系列，延續「歷史人物」系列的鐵絲網媒材，有的保持鐵絲網純淨、透明的材質特性，有的則加上樹脂，滲透、擠壓形成細膩的質感；輕質的媒材，幾乎失重的量體，形成一種浮生若夢的飄浮感，一如人際關係的離合不定。這批創作，前後三年，總計近40餘件，是謝棟樑創作生涯中相當浪漫且具創意的一批佳構，代表作品如：〈新歡舊愛〉（1994）、〈戀戀風塵〉（1995）、〈浮生若夢〉（1995）等。

在「歷史人物」系列與「浮生」系列時期，謝棟樑對佛學與武術的接觸、理解，也逐漸成熟，甚至和藝術結合，成為創作思維的重要泉源。「無常」系列的出現，首見於1997年之間，而1999年「九二一大地震」的震撼，特別是震央就位在藝術家居住的臺灣中部地區，更給予藝術家巨大的衝擊。生命的無常，本是佛家思想的核心，「無常」系列的形成，也是藝術家生命體驗的具體展現。

在這個系列中，藝術家嘗試以斷裂、殘缺、挖空……等手法，呈現他對人間悲苦的體認、對社會不幸的關懷，乃至對生命本質的透悟。一向在創作中不作負面思考與表現的謝棟樑，少見地在「無常」系列中，展現了許多不完整的肢體、粗糙的肌理與裂痕，乃至形體的空洞……；代表性的作品，如：〈憂〉（1999）、〈憶〉（1999）、〈自在〉（2000）、〈放不下〉（2001）、〈死生不二〉（2001）等。其中，〈自在〉一作，基本上正是佛像造型中「觀自在」的變奏，藝術家巧妙地將觀世音菩薩單腳盤坐、清淨純潔、舒緩自在的聖潔形象，轉換成肢體破碎、肌肉蹦裂、無頭無手的殘破形象，但仍題名「自在」，特別令人動容。

作為一位專業的藝術家，謝棟樑也有大批為建築或庭園而作的「景觀」系列。相對於前述以「人體」為主軸的各系列創作，為「景觀」而作的作品，反而在題材上更為自由多樣；在手法、媒材上，也不拘一格，而造型上更是活潑、多元。代表性的作品，如：〈金雞報喜〉（1992）、〈多福〉（1994）、〈飛躍〉（2011）等。此外，也可視為「景觀」系列的一部份，但在2004年展開的一批「山水」系列，則是以書法的線條，融入太極的起伏，形成山形水勢的暗示；且在不鏽鋼鏡面、銅質、烤漆的不同表面處理手法中，更幻化出許多不同效果的變化，代表之作，如：〈觀雲〉（2008）、〈川流不息〉（2012）、〈靈山〉（2013）等。

一樣從書法和太極的原理出發，不受「山水」的侷限，更自由地進行發揮，則形成了

「意象」系列，如：〈青龍出水〉(2007)、〈福氣祥雲〉(2008)、〈金龍翻身〉(2009)等。

不論是「山水」系列或「意象」系列，線條的行走，既是書法的筆勢，也是太極的拳法，但太極的拳法，雙手的運行，始終不離「抱虛」的概念，也就形成了「混元」系列。

西方對宇宙的想像，是一種直線型的思考，上帝是初始(α)，也是最終(Ω)，上帝既是創造者，也是審判者；而東方的思維，宇宙之形成，則是無始無終、混然元(圓)成、無邊無際。謝棟樑的「混元」系列，正是太極思維的視覺化展現，代表作品，如：〈衍生〉(2008)、〈自強不息〉(2012)、〈星運乾坤〉(2012)等。

幾乎結合「山水」的橫向線條，再加上「混元」系列的圓形循環，就構成了2013年之後的「心山水」系列。「心山水」系列與之前「山水」系列最大的不同，即在線條起伏的「山水」意象中，蘊含了一些曲線的循環，那是「心」的作用，在心迴意轉之間，「心」與「山水」合一；既是圓融，也是永不止息；代表性的作品，如：〈繼往開來〉(2013)、〈源源不斷〉(2013)、〈圓融〉(2014)、〈大同〉(2014)、〈臺中精機圓(緣)OR〉(2019)等。

在擺開人物的語彙，進入「山水」、「意象」、「心山水」的探討之後，2011年也出現一批「無相」系列的創作。所謂「無相」也者，其實正是回到虛實互換、陰陽相生的純粹空間構成，不著一相、萬象在焉；代表作品，如：〈歡喜〉(2012)、〈陰陽相生〉(2012)、〈日新月異〉(2016)等。2020年，在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邀請下，假葫蘆墩文化中心展出的「諸形無常 - 謝棟樑雕塑演繹展」，包括新舊作品各半，合計102件，完整呈現謝棟樑半世紀雕塑創作發展歷程與大貌；其中新作，以「功夫系列」為主題，計分：拳術篇、劍術篇、刀術篇、長兵器篇、武聖篇，及運動篇等六個單元，在其愛女玫晃博士的策展下，展現這一代宗師的創作思維與風貌，是一次極具學術意義的展出。

題名「諸形無常」，乃藉自佛法「諸行無常」的理念，所謂「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」。歷經半世紀的藝術生涯，謝棟樑已然不為風格所限、不為媒材所拘，更不為技法所制，無我、無斷，動靜自如、發而皆準，形意合一、中和圓融，集佛法、武術、美學於一身。而在其創作之外，教學、研發，均為臺中之為「雕塑之都」的歷史建構，奠下前無古人的貢獻與成果；謹致賀喜之忱，與崇敬之意。